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情节“巧合”背后的叙事逻辑

张万利

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是一篇经典文本，一直被高中语文教材选为精读篇目，其中的经典情节和叙事结构深受学生欢迎，也受到社会读者的充分肯定。尤其是文中的一些“巧合”情节令人赞叹不已，一些巧妙的结构安排让后世写作者多有模仿。但是一些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能读出这些情节“巧合”的妙处，更不能指出为何而妙因何而妙，不免令人遗憾。

本文试解文本叙事之妙，试梳理情节“巧合”背后的叙事逻辑，文中的叙事逻辑有：结构逻辑、线索逻辑、事理逻辑、情节逻辑。

一、沧州巧遇——结构逻辑

课文开篇即“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，忽然背后人叫。回头看时，却认得是酒生儿李小二。”此时，林冲一副闲人模样，在街上闲走，故事节奏平缓。本回目为何这样开头呢？因为《水浒传》的成书，从传说到写定，经历了两三百年漫长的过程。内容上既有民间说书艺人的加工和不断丰富，又有戏剧家编写的宋江等人的戏曲融入。施耐庵根据《宣和遗事》等史料，参考流传的有关“水浒”故事的传说、话本和戏曲，结合社会生活体验，揉合元末明初的现实斗争和人们的审美特征，经过艺术加工，形成了文学经典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成书后保留了很多这样的“说话”“说书”的套路和样式，所以，本故事开篇说“林冲正闲走间”，就是说书艺人的常用套路，叙述徐徐而来，节奏平缓。以闲话开篇，其实一点也不闲，故事发生的背景、人物、因由、线索都在此得以呈现。

闲话之中还交代了李小二的身份特点：（1）林冲的旧相识；（2）曾在东京打工，见多识广；（3）人生有污点（偷过店主家钱财）；（4）林冲救过他的命；（5）娶了店主女儿；（6）茶酒店老板。这几个身份特点在故事发展中有重要作用，后文处处关合此身份。

正是李小二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，他是故事的线索人物。林冲沧州街头闲走“巧遇”李小二。这是文本的第一个“巧合”。

1.林冲需要帮手

林冲发配沧州，无依无靠，处处被人设计陷害，而他浑然不知。此时，就需要有人给林冲提供信息，躲避陷害，消解被动局面和紧张处境。林冲举目无亲，谁人可以依靠？虽然文中没有明说，其实暗含林冲的这一生存需求。

2.李小二是合适人选

可以帮助林冲的人，李小二最合适。理由如下：林冲救过他的性命；曾在东京打工（见多识广）；现在生活美满，一直想着报答林冲；经营茶酒店，头脑灵活，各类人等都有接触，消息自然灵通。这些条件唯有李小二具备，看似巧合，也是作者的有意设计，这是作者设计“巧遇”的内因。

3.获知林冲遭遇

巧遇后，李小二向林冲汇报了自己的境况，同时获知林冲被害的基本情况。李小二夫妻没有亲戚，林冲也是孤身一人，刚好互相照应。正是有这个前情的交待，才有后文李小二对陆谦行为的关注和警觉。所以，这个巧遇，不仅仅是故人相见，更是故事发展的铺垫和情节推进的原因。

这个“巧遇”看似巧合，其实是作者的精心设计，是小说讲故事的传统套路，交待故事发生的背景、人物、因由和走向，把故事的基本架构呈现在读者面前，这是小说的结构逻辑。

二、酒店巧谋——线索逻辑

牢城营前经营茶酒店的可能不止一家，陆谦恰巧就选择了李小二的店作为密谋的地方，还让李小二去牢城营请管营、差拨两个来参与谋划。这是文本的第二个“巧合”。为什么密谋地点是李小二的茶酒店？

1.预谋

陆谦此行受高太尉差遣，要想尽一切办法除掉林冲，坚决不能让林冲活着回到东京。这样，高衙内就能有机会得到林娘子，高太尉也消除了心头之患。因而，陆谦等人的阴谋设计早在东京就有具体安排和终极目标（“野猪林”迫害是第一次，结果没有成功，于是再生一计）——置林冲于死地。本站就是沧州牢城营。

2.合谋

他们在东京就商定好了找牢城营的人协助实施阴谋（沧州方案应是备用方案。文中有“有书在此，少刻便知”，此书应是高俅给沧州牢城营主管之书），陆谦在沧州人生地不熟，需要得到当地人的配合，再加之高太尉有书，管营、差拨必须协助陆谦完成此项“任务”。陆谦、福安与管营、差拨在茶酒店合谋一个半时辰，最终定下了具体的杀人方案——火烧草料场（落实“好歹要结果了他”）。

3.茶酒店

为了安全、保密、便捷，合谋地点不能离牢城营太远；酒菜的品质也不能差（文中有对李小二的厨艺评价“安排的好菜蔬，调和的好汁水，来吃的人都喝采”）；店里应有东京口味的菜品。综上，李小二的茶酒店就成了陆谦等人合谋的理想地点。

读者以为这是“无巧不成书”，当然，这一“巧谋”可以说天衣无缝，只要依计而行，林冲必死无疑。这一“巧谋”交代了故事的根源和线索（暗线），林冲处处被人设计，遭人陷害，处境危险。由此，故事的气陡然紧张起来。故事就是按照这一线索紧针密线，巧布匠心，这是小说的线索逻辑。

三、风雪巧至——事理逻辑

管营安排林冲去照看草料场，当天的天气——“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”“信步投东，那雪正下得紧”“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紧了”——草厅被大雪压塌。

由此可知，陆谦等人密谋后，为何六天里没有任何动静？密谋的详细内容是什么？以什么方式才能“好歹要结果了他”？读者一无所知。而调林冲去草料场偏偏赶上了下雪，密谋内容即将揭晓。这是文本的第三个“巧合”。

以上问题的答案应在密谋之内。密谋杀害林冲的地方就是草料场，草料场的位置、环境、草料、设施、引火之物，都非常适合作案。杀人方式就是火，时机就是刮大风。所以，密谋后六天里一直没有行动，就是等刮大风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第六日，风雪如约而至。故事的高潮也来了。管营立刻调林冲去草料场。他们的前途、荣华富贵，都在这次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效果上。不过，林冲沽酒，躲过草厅坍塌；古庙容身，躲过被冻死。陆谦的阴谋步步逼近，林冲的行为处处退守，最后退入山神庙，林冲被逼得无路可走无处可逃，剩下的只有死路、绝境。由此充分体现出，林冲确实是被逼上梁山的，体现了小说官逼民反的主题。

因而，风雪天气林冲经历的种种巧合，都不是那么偶然，都有背后故事发展的必然，所有的设计都指向火烧草料场。这个逻辑陆谦等人在李小二的店里就确定了，风雪，是故事发生和推动的基本前提，这是小说发展的事理逻辑。

四、各种不巧——情节逻辑

除了上文提到的沧州“巧遇”、茶酒店“巧谋”、风雪“巧至”等“巧合”，还有林冲上街寻仇的“不遇”，沽酒路上与仇敌的“不逢”，山神庙门口双方的“不见”等各种“不巧”。这些“不巧”，其实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巧合”。

1.林冲寻仇“不遇”

林冲寻仇，读者期待尽快找到，希望当时就手刃仇敌，早有阅读期待。作者偏不按读者的心理去安排，前街后巷，寻了六日，就是“不遇”。一者时间长，足见林冲之用心，一定要消除隐患；二者寻不到，可见贼人的谨慎，躲藏得隐秘；三者寻不遇，也让林冲放松了警惕。此处，林冲杀人的底气不足、情感不足，证据也不足（只有李小二夫妇的猜测）。故而，一定是“不遇”，这样才能为后边的情节发展蓄势，这也有讲故事的套路使然。

2.沽酒路上“不逢”

对于这一情节，作者设计得比较费心思，关键是草料场的位置。作者将草料场设置在牢城营东面十五里；市井沽酒处，设置在草料场东三二里处；山神庙，设置在草料场东半里多处。具体方位如下：

图片

陆谦等人自牢城营向东而来，林冲沽酒也是向东而去，同向；陆谦等人的目的地是草料场，林冲的目的地是市井酒家，同向；林冲返回的方向与陆谦等人相向，时间不合。林冲自草料场到市井酒家再返回来的路程，还不到牢城营到草料场路程的一半。这样算下来，林冲离开草料场不久，陆谦等人也从牢城营出发了。林冲返回，发现草厅倒塌，再次离开后，陆谦等人就到草料场实施阴谋。他们一定不能在草料场相逢，否则，林冲就没有机会全盘知晓阴谋，对仇敌的“狠”和“恨”无法达到极致，情感也蓄得不够。关键是，他们的方向、路程、时间、方位等，都决定了他们的“不逢”。

3.山神庙门口“不见”

放火后，陆谦等人迅速离开草料场，也想到山神庙里躲避风雪，而大门被大石头挡住了，推不开，只好作罢。他们立在门前，看草料场的火势更清楚，心中更得意。门关着，是不是里面有人？他们说话会不会被人偷听？他们可能想过，但并没有十分在意。此刻，大功即将告成，荣华富贵就在眼前，他们早已放松警惕，得意忘形，也才将所有阴谋和盘托出。林冲想冲出去救火，听见门外有人，便停止动作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此时，双方还是不能见面。因为，林冲杀人的“势”蓄得不足，“恨”还未到顶点，“狠”的爆发还不够充分。这也就是他们不能见面的情感依据，也是杀陆谦时林冲必须要说的那句“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”有了着落。

当陆谦等人表完功，把阴谋全盘呈现后，林冲的怒火正如火山爆发，不顾一切，大开杀戒。金圣叹于此评道：“阁子背后听四人说话，听得不仔细，正妙于听得不仔细；山神庙听三人说话，听得极仔细，又正妙于听得极仔细。”手刃仇敌，快意恩仇，林冲大仇得报；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读者酣畅淋漓。正是这样张弛有度、大开大合的叙事方式，才能紧紧地吸引读者读下去，让读者与林冲共进退，这是故事发展的基本情节逻辑。

这些情节“巧合”的妙处就在于处处看似巧合，其实处处有设计，读来自然合理，显示出作者高超的“讲故事”技巧和精妙的叙事艺术；这些“巧合”更是将这种引人入胜的情节与叙事融为一体，所有“巧合”的情节皆统摄于严谨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下，这种结构既充分彰显叙事的艺术张力，又处处关合情节，浑然一体，不见斧凿痕迹，读来令人叹为观止！（本文刊发于《中学语文教学》2022年第8期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詹丹.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[M].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5：22-23.

[2]孙绍振.名作细读：微观分析个案研究（修订版）[M].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9：364-365.

[3]刘再复.文学慧悟十八点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：28-30.

[4]毕飞宇.小说课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7：27-33.